高僧傳卷第九　　廣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神異上

竺佛圖澄一　單道開二
竺佛調三　耆域四

竺佛圖澄一

竺佛圖澄者西域人也本姓帛氏少出家清真務學誦經數百万言善解文義雖未讀此土儒史而與諸學士論辯疑滯皆闇若符契无能屈者自云再到罽賓受誨名師西域咸稱得道以晉懷帝永嘉四年来適洛陽志弘大法善誦神呪能役使鬼物以麻油雜臙支塗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掌中如對面焉亦能令絜齋者見又聽鈴音以言事无不効驗欲於洛陽立寺值劉曜折洛臺帝京擾乱澄立寺之志遂不果廼潛澤草野以觀世變時石勒屯葛陂専以煞戮為務沙門遇害者甚衆澄憫念蒼生欲以道化勒於是杖策到軍門勒大將軍郭黒略素奉法澄則投止略家略從受五戒崇弟子之礼略後從勒征伐輙預剋勝負勒

疑而問曰孤不覺卿有出衆智謀而

素奉法澄即投止略家略從受五戒崇弟
子之礼略後從勒征伐輙預剋勝負勒
疑而問曰孤不覺卿有出衆智謀而
每知行軍吉凶何也略曰將軍天挺
神武幽靈所助有一沙門術智非常
云將軍當略有區夏已應為師臣前
後所白皆其言也勒喜曰天賜也召
澄問曰佛道有何靈驗澄知勒不達深
理正可以道術為徵因而言曰至道
雖遠亦可以近事為證即取應器盛
水燒香呪之須臾生青蓮花色曜目
勒由此信服澄因而諫曰夫王者德
化洽於宇內則四靈表瑞正弊道消
則慧孛見於上恒象著見休咎隨行
斯迺古今之常徵天人之明誡勒甚
悅之凡應被誅餘殘蒙其益者十有
八九於是中州胡晉略皆奉佛時有
痼疾世莫能治者澄為醫療應時瘳
損陰施默益者不可勝記勒自葛陂
還河北過坊頭坊頭人夜欲斫營澄語
黑略曰須臾賊至可令公知果如
其言有備故不敗勒欲試澄夜冠胄
衣甲執刃而坐遣人告澄云夜來不
知大將軍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
澄逆問曰平居无寇何故夜嚴勒益
高僧傳卷九 第三丈
敬之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苦

知大將軍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
澄逆問曰平居无寇何故夜嚴勒益

高僧傳第九 第三丈

信之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苦
澄澄迺避至黑略舍語弟子曰若將
軍信至問吾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信
人尋至覓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曰
吾有惡意向聖人聖人捨我去矣通
夜不寢思欲見澄澄曰公有怒心昨
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
曰道人謬耳襄國城塹水源在城西
北五里團丸祠下其水暴竭勒問澄
何以致水澄曰今當勅龍勒字世龍
謂澄嘲已荅曰正以龍不能致水故
相問耳澄曰此誠言非戲也水泉之
源必有神龍居之今往勅語水必可
得迺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泉源上
其源故處久已乾燥坼如車轍從者心
疑恐水難得澄坐繩床燒安息香呪
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有一
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來出諸道士
見竟往視之澄曰龍有毒勿臨其上
有頃水大至隍塹皆滿澄閑坐歎曰
後二日當有一小人驚動此下而襄
國人薛合有二子既小且驕輕弄鮮
卑奴奴忿抽刃刺殺其弟執兄于室

高僧傳第九 第四丈

以刀擬心若人入屋便欲加手謂合

國人嚮合春二子陝小豆驢輕弄與
早奴奴忽抽刃刺煞其弟執兄于室
書信傳未審方審可又
以刃擬心若人入屋便欲加手謂合
曰送我還國我活汝兒不然共死此
内外驚愕莫不往觀勒適自往視之
謂薛合曰送奴以全卿子誠為善事
此法一開方為後害卿且寬情國有
常憲人命取奴奴遂煞兒而鮮卑
段波攻勒其衆甚盛勒懼問澄澄曰
昨寺鈴鳴云明旦食時當擒段波勒
登城望波軍不見前後失色曰軍行
地傾波豈可獲是公安我辭耳更遣
夔安問澄澄曰已獲波矣時城北伏
兵出遇波執之澄勸勒宥波遣還本
國勒從之卒獲其用時劉載已死載
從弟曜簒襲偽位稱光初光初八年
曜遣從弟偽中山王岳將兵攻勒勒
遣石虎率歩騎拒之大戰洛西岳敗
保塢虎堅柵守之澄與弟子自官寺
至中寺始入寺門歎曰劉岳可愍弟
子法祚問其故澄曰昨日亥時岳已
被執果如所言至光初十一年曜自
率兵攻洛陽勒欲自往拒曜内外僚
佐無不必諫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
音云秀支替戾罡僕谷劬禿當此羯
此傳未審方審可口
語也秀支軍也替戾罡出也僕谷劉

佉無不必識勒以試澄澄曰相輪鈴
音云秀支替戾罡僕谷劬禿當此羯
語也秀支軍也替戾罡出也僕谷劉
曜胡位也劬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
得曜也時徐光聞澄此旨苦勸勒行
勒廼留長子石弘共澄以鎮襄國自
率中軍步騎直詣洛城兩陣纔交曜
軍大潰曜馬没水中石堪生擒之送
勒澄時以物塗掌觀之見有大衆衆
中縛一人朱絲約其時因以告弘當
尒之時正生擒曜也曜平之後勒廼
僣稱趙天王行皇帝事改元建平是
歲晉咸帝咸和五年也勒登位已後
事澄弥篤時石葱將叛其年澄誡勒
曰今年葱中有重食必害人可令百
姓无食葱也勒班告境内慎无食葱
到八月石葱果走勒益加尊重有事
必諮而後行號大和上石虎有子名
斌後勒愛之甚重忽暴病而亡已
涉二日勒曰朕聞虢太子死扁且
能生大和上國之神人可急往告
必能致福澄廼取楊枝呪之須臾
能起有頃平復由是勒諸稚子多
在佛寺中養之每至四月八日勒
躬自詣寺灌佛為兒發願至建平四
月天靜无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

在佛寺中養之每至四月八日勒
躬自詣寺灌佛為兒發願至建平四
月天靜无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
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
是歲七月勒死子弘襲位少時虎廢
弘自立遷都于鄴稱元建虎傾心事
澄有重於勒廼下書曰和上國之大
寶榮爵不加高禄不受榮禄匪及何以
旌德從此已往宜衣以綾錦乘以雕
輦朝會之日和上昇殿常侍以下悉
舉輦太子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
和上衆坐皆起以彰其尊又勅偽司空
李農旦夕親問太子諸公五日一朝
表朕敬焉澄時止鄴城内中寺遣弟
子法常北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
還相遇在梁基城下共宿對車夜談
言及和上比旦各去法佐至始入覲
澄澄逆笑曰昨夜尒與法常交車共
說汝師耶先民有言不曰敬乎幽而
不改不曰慎乎獨而不怠幽獨者敬
慎之本尒不識乎佐愕然愧懺於是
國人每共相語莫起惡心和上知汝及
澄之所在无敢向其方面涕唾便利
者時太子石邃有二子在襄國澄語
邃曰小阿彌比當得疾可往迎之邃
即馳信往視果已得病大醫殷騰及

者時太子石邃有二子在襄國澄言
邃曰小阿彌比當得疾可往迎之邃
即馳信往視果已得病大醫殷騰及
外國道士自言能治澄告弟子法牙
曰正使聖人復出不愈此病况此等
乎後三日果死石邃荒酒將圖爲逆
謂内竪曰和上神通儻發吾謀明日
來者當先除之澄月望將入覲虎謂
弟子僧慧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
若入還勿過人我儻有所過汝當止
我澄常入必過邃知澄入要候甚苦
澄上南臺僧慧引衣澄曰事不得止
坐未安便起邃固留不住所謀遂差
還寺歎曰太子作乱其形將成欲言
難言欲忍難忍迺因事縱容箴虎虎
終不解俄而事發方悟澄言後郭黒
略將兵征長安北山羌墮羌伏中時
澄在堂上坐弟子法常在側澄慘然
改容曰郭公今厄唱云衆僧呪願澄
又自呪願須臾更曰若東南出者活
餘向則困復更呪願有頃曰脫矣後
月餘日黒略還自説墮羌圍中東南
走馬之正過帳下人推馬與之曰公
乘此小人乘公馬濟與不濟任命也
略得其馬故獲免推檢日時正是澄
呪願時也偽大司馬燕公石斌虎以

略得其馬故獲免推撿日時正是澄
呪願時也偽大司馬燕公石斌虎以
為幽州牧鎮薊群凶湊聚因以肆暴
澄誡虎曰天神昨夜言疾牧馬還至
秋齊當癰爛虎不解此語即勅諸處
牧馬送還其秋有人譖斌於虎虎召
斌鞭之百煞其所生齊氏虎彎弓捻
矢自視行斌罰輕虎乃手煞五百澄
諫曰心不可終縱死不可生礼不親
教以傷恩也何有天子手行罰乎虎
乃止後晉軍出淮泗隴北凡城皆被
侵逼三方告急人情色擾虎乃瞋曰
吾之奉佛供僧而更致外寇佛无神
矣澄明旦早入虎以事問澄澄因讓
虎曰王過去世經為大商主至罽賓寺
嘗供大會中有六十羅漢吾此微身亦
預斯會時得道人謂吾曰此主人命
盡當受雞身後王晉地今王為王豈
非福耶壃場軍寇國之常耳何為怨
謗三寶夜興毒念乎虎迺信悟跪而
謝焉虎常問澄佛法不煞朕為天下
之主非刑煞無以肅清海內既違戒
煞生雖復事佛詎獲福耶澄曰帝王
事佛當在體恭心順顯暢三寶不為
暴虐不害无辜至於凶愚无賴非化

事佛當在體恭心順顯揚三寶不為
暴虐不害无辜至於凶愚无賴非化
所還有罪不得不煞有惡不得不刑
但當煞可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煞害
非罪雖復傾財事法无解殃禍願陛
下省欲興慈廣及一切則佛教永隆
福祚方遠虎雖不能盡從而為益
不少虎尚書張離張良家富事佛各
起大塔澄謂曰事佛在於清靖无欲
慈矜為心檀越雖儀奉大法而貪吝
未已遊獵無度積聚不窮方受現世
之罪何福報之可悕耶離等後並被
戮滅時又久旱自正月至六月虎遣
太子詣臨彰西釜口祈雨久而不降
虎令澄自行即有白龍二頭降於祠
所其日大雨方數千里其年大收戎
貊之徒先不識法聞澄神驗皆遙向
禮拜並不言而化焉澄嘗遣弟子向
西域市香既行澄告餘弟子曰掌中
見買香弟子在某處被劫垂死因
燒香呪願遙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
月某日某處為賊所劫垂當見煞忽
聞香氣賊无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
而走虎於臨彰修治舊塔少承露盤
澄曰臨淄城內有古阿育王塔地中

而走虎於臨彰修治舊塔少承露盤
澄曰臨淄城內有古阿育王塔地中
有承露盤及佛像其上林木茂盛可
掘取之即畫圖與使依言掘取果得
盤像虎每欲伐燕澄諫曰燕國運未
終卒難可剋虎屢行敗績方信澄誡
澄道化既行民多奉佛皆營造寺廟
相競出家真偽混淆多生愆過虎下
書問中書曰佛號世尊國家所奉里
閭小人无爵秩者為應得事佛與不
又沙門皆應高潔貞正行能精進然
後可為道士今沙門甚衆或有姧宄
避役多非其人可料簡詳議偽中書
著作郎王度奏曰夫王者郊祀天地
祭奉百神載在祀典祀有嘗饗佛出
西域外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諸華
所應祠奉往漢明感夢初傳其道唯
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
漢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漢制亦修前
軌今大趙受命率由舊章華戎制異
人神流別外不同內饗祭殊礼荒夏
服祀不宜雜錯國家可斷趙人悉不
聽詣寺燒香礼拜以尊典祀其百辟
卿士下逮衆隸例皆禁之其有犯者
與淫祀同罪其趙人為沙門者還從

驟詣寺燒香禮拜以尊典祀其百辟
卿士下逮衆隸例皆禁之其有犯者
與淫祀同罪其趙人為沙門者還從
四民之服偽中書令王波同度所奏
虎下書曰度議云佛是外國之神非
天子諸華所可宜奉朕生自邊壤忝
當期運君臨諸夏至於饗祀應兼從
本俗佛是戎神正所應奉夫制由上
行永世作則苟事无虧何拘前代
其夷趙百蠻有捨其淫祀樂事佛者
悉聽為道於是慢戒之徒因之以厲
黄河中舊不生黿忽得一以獻虎澄
見而歎曰桓温其入河不久温字元
子後果如言也時魏縣有一流民莫
識氏族恒著麻襦布裳在魏縣市中
乞匃時人謂之麻襦言語卓越狀如
狂病乞得米穀不食輙散置大路云
餧天馬趙興太守籍拔叔送詣虎先
是澄謂虎曰國東二百里某月某日
當送一非常人勿煞之也如期果至
虎與共語了无異言唯言陛下當終
一柱殿下虎不解此語令送以詣澄
麻襦謂澄曰昔在光和中會奄至今
日酉戎受玄命絶曆終有期金離消
于壤邊荒不能尊駈除靈期迹莫巳
巳之懿裔苗葉繁其来方積休期於

于漢邊荒不能尊駈除靈期迹莫巳
巳之懿褢苗葉繁其来方積休期於
何期永以歡之澄曰天迴運極否將
不支九木水為難无可以術寧玄慈
雖存世莫能基必頹久遊閻浮利擾
擾多此恚行登陵雲宇會於虚遊閒
澄與麻襦講語終日人莫能解有竊
聽者唯得此數言誰計似如論數百
年事虎遣驛馬送還本縣既出城辞
能步行去我當有所過未便得發至
合口橋可留見待使如言馳去未至
合口而麻襦巳在橋上孝其行步有
若飛也澄有弟子道進學通内外為
虎所重嘗言及隱士事虎謂進曰有
楊軻者朕之民也徵之十餘年不恭
故往省視傲然而卧朕雖不徳君臨
万邦乗轝所向天沸地涌雖不能令
木石屈膝何疋夫而長傲耶昔太公
之齊先誅華士太公賢哲豈其謬乎
進對曰昔舜優蒱衣禹造伯成魏傍
于木漢美周黨管寧不應曹氏皇甫
不屈晉世二聖四君共加其節將欲
激厲貪競以峻清風願陛下遵舜禹
之徳勿效太公用刑君舉必書豈可
令趙史遂无隱遁之傳乎虎悅其言

澇麗貪覺以峻清風頗陛下遵彌貽
之德勿效太公用刑君舉必書豈可
令趙史遂无隱遁之傳乎虎悅其言
即遣輒還其所止差十家供給之進
還具以白澄澄晚然笑曰汝言善也
但輒命有所懸矣秦州兵乱輒弟子
以牛負輒西奔戎軍追擒并為所害
虎嘗晝寢夢見群羊負魚從東北來
寤以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有中
原乎慕容氏後果都之澄曰嘗與虎
共昇中堂澄忽驚曰變變幽州當火
灾仍取酒灑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
虎遣驗幽州云尒日火從四門起西
南有黒雲来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
氣至虎建武十四年七月石宣石韜
將圖相煞宣時到寺與澄同坐浮圖
一鈴獨鳴澄謂宣曰解鈴音乎鈴云
胡子洛度宣變色曰是何言與澄謬
曰老胡為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
服豈非洛度乎石韜後至澄熟視良
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
視耳至八月澄使弟子十人齋于
別室澄時暫入東閣虎與后杜氏問
訊澄澄曰脅下有賊不出十日自佛圖
以西此殿以東當有流血慎勿東行
也杜后曰和上耄耶何處有賊澄即

詳澄澄曰稽下有賊不出一日自佛圖
以西此殿以東當有流血慎勿東行
也杜后曰和上耄耶何處有賊澄即
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賊老自應
耄但使少者不惽遂便寓言復彰的
後二日宣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欲
因虎臨喪仍行大逆虎以澄先誡
故獲免及宣事發被収澄諫虎曰
既是陛下之子何為重禍耶陛下若
含怒加慈者尚有六十餘歲如必誅
之宣當為彗星下掃鄴宮也虎不從
以鐵鏁穿宣頷牽上薪積而焚之収
其官屬三百餘人皆轘裂支解促之
漳河澄廼勑弟子罷別室齋也後月
餘日真妖馬髮尾皆有燒狀入中陽
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宮皆不得入走
向東北俄尒不見澄聞而歎曰災其
及矣至十一月虎大饗群臣於太武
前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
壞人衣虎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
焉澄還寺視佛像曰悵恨不得莊嚴
獨語曰得三年乎自荅不得又
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荅不
得廼无復言還房謂弟子法祚曰戊
申歲禍乱漸萌己酉石氏當滅吾及
其未乱先從化矣即遣人與虎辭曰

得遍不復言還房謂弟子法祚曰戊
中歲禍乱漸萌巳酉石氏當滅吾及
其未乱先從化矣即遣人與虎辝曰
物理必遷身命非保貧道焰幻之軀
化期已及既荷恩殊重故逆以仰聞虎
愴然曰不聞和上有疾迺忽爾告終
即身出宮寺而慰喻焉澄謂虎曰出
生入死道之常也修短分定非人能
延道重行全德貴无怠苟業操无虧
雖亡若在違而獲延非其所願念意
未盡者以國家心存佛理奉法無吝
興起寺廟崇顯壯麗稱斯德也宜享
休祉而布政猛烈淫刑酷罰顯違聖
典幽背法誡不自懲革終无福祐若
降心易慮惠此下民則國祚延長道
俗慶頼畢命就盡没无遺恨虎悲慟
嗚咽知其必逝即為鑿壙營墳至十
二月八日卒於業宮寺是歲晉穆帝
永和四年也士庶悲哀號赴傾國春
秋一百一十七矣仍窆於臨漳西紫
陌即虎所創塚也俄而梁犢作乱明
年虎死深閔纂弑石種都盡閔小字
棘奴澄先所謂棘子成林者也澄左
乳傍先有一孔圍四五寸通徹腹内
有時腸從中出或以絮塞孔夜欲讀
書輙拔絮則一室洞明又齋日輙至

乳傍先有一孔圍四五寸通徹腹内
有時腸從中出或以絮塞孔夜欲讀
書輙拔絮則一室洞明又齋日輙至
水邊引腸洗之還復内中澄身長八
尺風姿詳雅妙解深經傍通世論講
說之日心標宗致使始末文言昭然
可了加復慈洽蒼生拯救寃苦當二
石凶强虐害非道若不與澄同日孰
奇言哉但百姓蒙益日用而不知耳
佛調須菩提等數十名僧皆出自天
竺康居不遠數万之路之涉流沙詣
澄受訓樊巧釋道安中山竺法雅並
跨越關河聽澄講說皆妙達精理研
測幽微澄自說生處去鄴九万餘里
棄家入道一百九年酒不踰齒過中
不食非戒不履无欲無求受業追遊常
有數百前後門徒幾且一万所歴州
郡興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弘法之
盛莫與先矣初虎殮澄以生時錫杖
及鉢内棺中後冉閔簒位開棺唯得
鉢杖不復見尸或言澄死之月有人
見在流沙虎疑不死開棺不見尸後
慕容儁都鄴處石虎宮中每夢見虎
齧其臂意謂石虎為祟迺募覓虎尸
於東明舘掘得之尸殭不毀儁蹋駡
之曰死胡敢怖生天子汝作宮殿成

酬其辭意謂石虎為祟遣冢覓虎尸
於東明館掘得之尸殭不毀儁喑罵
之曰死胡敢怖生天子汝作宮殿成
而為汝兒所圖況復於他鞭撻毀辱
投之漳河尸倚橋柱不移秦將王猛
迺取而葬之麻襦所謂一柱殿也後
得堅征鄴儁子暐為堅大將郭神虎
所執實先夢之驗也田融趙記云澄
未亡數年自營塚壙澄既知塚必開
又尸不在中何容預作恐融之謬矣
澄或言佛圖澄或言佛圖橙或言佛
圖蹬皆取梵音之不同耳

單道開二

單道開姓孟燉煌人少懷栖隱誦經
四十餘万言絶穀餌栢實難得復服
松脂後服細石子一吞數枚數日一
服或時多少噉薑椒如此七年後不
畏寒暑冬溫夏涼晝夜不臥與同學
十人共契服食十年之外或死或退
唯開全志并陵太守遣馬迎開辭能
步行三百里路一日早至山樹神或
現異形試之初无懼色以石虎建武
十二年從西平來一日行七百里至
南安度一童子為沙弥年十四禀受
教法行能及開時太史奏虎云有仙
人星見當有高士入境虎普勅州郡

南安度一童子為沙弥年十四稟受
教法行能及開時太史奏虎云有仙
人星見當有高士入境虎普勅州郡
有異人令啓聞其年冬十一月秦州
刺史上表送開初止鄴城西法綝祠
中後徙臨漳照德寺於房內造重閣
高八九尺許於上編菅為禪室如十
觧籬大常坐其中虎資給甚厚開皆
以惠施時樂仙者多來諮開都不荅
迺為說偈云我矜一切苦出家為利
世利世須學明學明能斷惡山遠糇
粒難作斯斷食計非是求仙侶幸勿
相傳說開能救眼疾時秦公石韜就
開治目著藥小痛韜甚憚之而終得
其効佛圖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
去者當有大災至石虎太寧元年開
與弟子南度許昌虎子姪相煞鄴都
大亂至晉昇平三年來之建業俄而
南海後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
外春秋百餘歲卒于山舍勅弟子以
尸置石穴中弟子迺移之石室有康
泓者昔在北間聞開弟子敘開昔在
山中每有神仙去来迺遥心敬悒及
後從役南海親與相見側席鑽仰稟
聞備至迺為之傳讚曰
蕭哉若人　飄然絕塵　外軌小乘

後從役南海親與相見側席鑽仰稟
聞倫至迺為之傳讚曰
𦒈哉若人　飄然絕塵　外軌小乘
內暢空身　玄象暉曜　高步是臻
飡茹芝英　流浪巖津
晉興寧元年陳郡袁宏為南海太守
與弟穎叔及沙門支法防共登羅浮
山至石室口見開形骸及香火瓦器
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群正當如蟬
蛻耳迺為頌曰
物儁招奇　德不孤立　遼遼幽人
望巖凱入　飄飄靈仙　茲焉遊集
遺屣在林　千載一襲
後沙門僧景道漸並登羅浮不至頂

竺佛調三

竺佛調者未詳氏族或云天竺人事
佛圖澄為師住常山寺積年業尚純
樸不表飾言時咸以此高之常山有
奉法者兄弟二人居寺百里兄婦疾
篤載出寺側以近醫藥兄既奉調為
師朝晝常在寺中諮詢行道異日調
忽往其家弟具問婦所苦并審兄安
否調曰病者粗可御兄如常調去後
弟亦策馬繼往言及調且來兄驚曰
和上旦初不出寺汝何容見兄弟爭
以問調調笑而不荅咸共異焉調或

弟亦策馬繼往言及調且來兄驚曰
和上且初不出寺汝何容見兄弟爭
以問調調笑而不荅咸共異焉調或
獨入山一年半歲齎乾飯數斗還恒
有人嘗隨調山行數十里天暮大雪
調入石穴虎窟中宿虎還共卧窟前
調謂虎曰我奪汝處有愧如何虎迺
弭耳下山者駭懼調後自剋亡日遠
近皆至悉與語曰天地長久尚有崩
壞豈況人物而求存耶若能盪除三
垢專心眞淨形數雖乖而必同契衆
咸流涕固請調曰死生命也其可請
乎調迺還房端坐以衣蒙頭奄然而
卒後數年調白衣弟子八人入西山伐
木忽見調在高巖上衣服鮮明姿儀
暢悅皆驚喜作礼和上尚在耶調曰
吾常在耳具問知舊可否良久乃去
八人便捨事還家向諸同法者說衆
無以驗之共發塜開棺不復見尸唯
衣履在焉有記云此竺佛調譯出法
鏡經及十慧等業釋道安經錄云漢
靈帝光和中有沙門嚴佛調共安玄
都尉譯出法鏡經及十慧等語在譯
經傳而此中佛調迺東晉中代時人
見名字是同謂爲一謬矣

經傳而此中佛調迺東晉中代時人
見名字是同謂為一課矣

耆域四

耆域者天竺人也周流華戎靡有常
所而儵儻神奇任性忽俗迹行不恒
時人莫之能測自發天竺至于扶南
經諸海濱爰及交廣並有靈異既達
襄陽欲寄載過江船人見梵沙門衣
服弊陋輕而不載船達北岸域亦已
度前行見兩虎虎弭耳掉尾域以手
摩頭虎下道而去兩岸人見隨從成
群以晉惠之末至于洛陽諸道人悉
為作礼域胡跪晏然不動容色時或
告人以前身所更謂支法淵從羊中
来竺法興從人中来又譏諸衆僧謂
衣服華麗不應素法見洛陽宮城云
髣髴似忉利天宮但自然之與人事
不同耳域謂沙門耆闍蜜曰匠此宮
者從忉利天来成便還天上矣屋簷
凡下應有千五百作器時咸云昔聞
此匠實以作器著凡下又云宮成之
後尋被害焉時衡陽太守南陽滕永文
在洛寄住滿水寺得病經年不差兩
脚攣屈不能起行域往看之曰君欲
得病瘥差不因取淨水一杯楊柳一
枝拂水舉手向永文而呪如此者三

攣屈不能起行域往看之曰君欲
得病疾差不因取淨水一杯楊柳一

枝拂水舉手向永文而呪如此者三
因以手搦永文膝令起即起行步如
故此寺中有思惟樹數十株枯死域
問永文樹死來幾時永文曰積年矣
域即向樹呪如呪永文法樹尋荑發
扶疏榮茂尚方署中有一人病癥將
死域以應器著病者腹上白布通覆
之呪願數千言即有臭氣熏徹一屋
病者曰我活矣域令人舉布應器中
有若淤泥者數升臭不可近病者
遂活洛陽兵亂辭還天竺洛中沙門
竺法行者高足僧也時人方之樂令
因請域曰上人既得道之僧願留一
言以為永誡曰可普會衆人也衆既
集域昇高座曰守口攝身意慎莫犯
衆惡修行一切善如是得度世言訖
便禪默行重請曰願上人當授所未
聞如斯偈義八歲童子亦已諳誦非
所望於得道人也域笑曰八歲雖誦
百歲不行誦之何益人皆知敬得道
者不知行之自得道悲夫吾言雖少
行者益多也於是辭去數百人各請域
皆許往明旦五百舍皆有一域始謂

獨過未相雠問方知分身降焉既發

言以為永誡曰可普會衆人也衆既
集域昇高座曰守口攝身意慎莫犯
衆悪修行一切善如是得度世言訖
便禅黙行重請曰願上人當授所未
聞如斯偈義八歳童子亦已諳誦非
所望於得道人也域笑曰八歳雖誦
百歳不行誦之何益人皆知敬得道
者不知行之自得道悲夫吾言雖少
行者益多也於是辭去數百人各請域
皆許往明旦五百舍皆有一域始謂

獨過未相讎問方知分身降焉既發
諸道人送至河南城域徐行追者不及
域乃以杖畫地曰於斯別矣其日有
從長安来者見域在彼寺中又賈客
胡濕登者即於是日將暮逢域於流
沙計已九千餘里既還西域不知
所終

高僧傳卷第九　神異上